



十五户巷线岁月长

严 格

款提示音,罗大姐的小店慢慢有了起色。可喜的是,开店第二个月就有1000多元进账。随着回头客增加,罗大姐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她不仅做荞粑粑,还拓展荞制品品类,推出荞米线、荞饭。罗大姐说,生意最好的时候,每月利润有五六千元。

荞粑粑的熟度和蒸煮的时间密切相关。对于做了5年荞粑粑的罗大姐来说,整套技术她已熟练掌握。起初,她担心蒸煮时间拿不准,影响口感,顾客不爱吃,就用手机设置闹钟,按规定时间操作。经验来自不断实践。时间久了,她只要揭开锅盖,用手轻扇热气闻一闻,就能准确判断熟度。每一锅荞粑粑出锅前,她都要闻一闻第一股热气。刚做荞粑粑时,没有师傅,没有教程,也没有标准,一切全靠自己摸索。和面、揉面、塑形,各个环节衔接得手忙脚乱。

忙起来,她经常忘记时间。后来,气味成了她最准确、最有用的判断依据。哪种气味的代表半熟,哪种代表夹生,哪种代表完全熟透,她只需嗅几下,便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。就像她无比熟悉的家乡四季气息:春的土腥,夏的燥热,秋的醇厚,冬的清冽。

忘记时间,反而让她更悠然从容,不易心生焦虑,也让她找回了在老家时那种慢生活的感觉。

她通常根据食客上门的规律来判断时间。早上、中午、下午,食客聚集的时段基本都有规律。虽然也有不按常规时间到店的零散食客,但是这部分食客不在她的时间参照范围内。荞制品的消费群体相对有限,主要有两类:一类是看重健康,把荞麦当作“功能食品”的人;另一类是讲情怀、念旧的人,这类食客以品尝荞粑粑、荞疙瘩为引子,回味过往旧事。对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而言,回味比吃更重要。相比之下,第一类占比较大,当前的消费主力是注重健康的城市居民。

现在,罗大姐的一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。罗大姐依然在做荞粑粑,但她不喜欢把这门营生说成生意,每天闻一闻荞麦香气,就觉得自己还在过喜欢的生活。

早上6点,老李取下门闩,缓缓推开大铁门;罗大姐揭开蒸锅盖,一团热气冒出来。巷子里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,喧闹声逐渐多起来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层用意:一是看一看当时昭通城最高的大楼——邮电大楼;二是在邮电大楼正对面,就是有名的清官亭公园。

在那个年代,没看过邮电大楼,没逛过清官亭公园,便算不上真正进过昭通城。彼时尚且懵懂的我,并不了解清官亭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义。最吸引我的是清官亭公园里的狮子、老虎和哈哈镜。回到村里,这些才是我和小伙伴聊天的重点。大抵所有人的童年皆是如此,不深究意义,只在乎趣味。

十五户巷,只是昭通城里一条毫不起眼的街巷。第一次到十五户巷,是20世纪90年代末,我被分配到乐居乡茨泥坝中学(后更名为乐居镇第二中学)工作之后。我的一个同事就住在十五户巷。那时,陡街、西街、青年路、顺城街已经热闹起来。只有十五户巷,躲在繁华背后,窥探着周遭世界的变化。

30多年时光,像翻一页书,一晃而过。

十五户巷的守望

南顺城社区门卫老李是苏甲乡人,他从老家来到城里,在十五户巷安下身来。老李说,起初他并不愿意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来到城里。他进城,不单是为自己谋生,更重要的是为孙辈求学寻找一处落脚之地。

“再难我也要留下来,孙子们在城里读书,得有个去处!”

坐在小区大门口是老李,扭头看着人来人往的巷子。奔波忙碌和闲散漫步的行人,在他的视野里往来穿梭。闲暇之余,老李就坐在大门口,仰望那一方天空。大门框住的,不只是老李30多年的人生。

看大门,最熬人的不是干多重的活,而是一刻也离不开的守护。逢年过节,老李都在值守。当住户们尽享团圆欢乐时,老李只能一个人默默思念家人。想着想着,他的思绪便飘回了老家——四方木桌上摆着几道菜,自己爱吃的清炖五花肉煮过头没有。煮过了头便失了滋味,不能细嚼。

后来,孩子们陆续离开老家外出务工,老伴也来到城里。自此,每逢春节,不管是在外地务工还是在老家务农的亲人,都会赶到城里陪老李夫妇过节。令人欣慰的是,该小区所属单位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,特意腾出两间相对宽敞的房间供老李一家过节使用。虽然这两间房没有生活配套设施,但对老李和家人而言,在昭通城里,全家终于有了团圆之地。相比老家山野间的年味,城里的礼花再绚烂、彩灯再精美、气氛再热闹,老李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这些热闹都是旁人的,怎么会入味呢!

如今,正在大学、高中求学的孙辈们,正朝着老李期待的方向前行。

巷子里的乔香

水开上锅,大火煮15分钟左右,荞粑粑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是罗大姐不断重复的工序。在这条巷子里,罗大姐的荞麦制品店是独一家。

罗大姐是昭通永善茂林人,今年48岁。为了照顾两个孩子读书,她进城已有10多年。像她这样背井离乡进城谋生的人,多数是为了孩子,为了子孙后代。在这里打拼的每个人身后,都牵动着一个奋力前行的家庭。

罗大姐刚进城时只能做保洁工作,每月收入1200元。干了一年,入不敷出,难以养家糊口。后来,她开始做荞粑粑售卖。为什么选择做荞粑粑?一方面,当时城里做荞粑粑的人很少,有商机。另一方面,老家茂林盛产苦荞、燕麦,原材料都来自老家,成本低。有了目标,说干就干。她向亲友借了4万多元,做好筹备后开张营业。万事开头难,从学做第一个荞粑粑到第一次听到微信收

从昭通城区热闹繁华的青年路东北方向拐进去,就是十五户巷口。相比于青年路,十五户巷就显得有些冷清。

早上6点,十五户巷已然苏醒。早餐店升起腾腾热气,香气在街巷间弥漫开来。这个时段,服装店、理发店、养生馆等店铺仍大门紧闭,要到10点以后才会陆续开门营业。

如果不是单位挂钩社区,我可能不会反复凝视这条小巷。人们的目光往往被热闹、繁华所吸引,那些沉寂在时光深处的背街小巷,则常常被忽视。

单看名字,如果去掉“巷”字,“十五户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数量词。

相较于陡街、怀远街、挑水巷等有过历史风云的街巷,十五户巷好像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事情。它最大的特点,就是在岁月流转中始终沉默不语。即便是借助人工智能检索,也只能查到寥寥数语,内容十分简略。我托朋友查阅《云南省昭通市地名志》,相关记载如下:十五户巷,起点兴隆街,止点昭阳大道,长395米、宽6.5米,路面材质泥混,南北走向。修建时间不详,因旧时此地居住着15户人家,故而得名十五户巷。我特意从巷子南端走到北端,全程微信步数仅785步。

史料记载的内容十分简略,我更喜欢口口相传的故事。据传,这里最初是连片的菜地,附近居民称之为南菜园。后来,陆续有15户人家在此定居,为这里带来人间烟火。后来,菜地逐渐消失,房屋不断建起。当第一块基石埋入南菜园的土里,第一块砖在此砌筑,第一缕炊烟袅袅升起,这片土地便不再是荒野。从此,这里有了家的温度,有了街巷的轮廓。

一日,我刚拐进十五户巷口,就偶遇晨练回来的陈大爷。想要了解街巷旧事,我始终觉得向老年人打听更有收获。已是暮年之年的陈大爷走路有些迟缓,每迈进一步都略显吃力。我知道,他蹒跚的背影里,藏着我们将面对的暮年。自1990年起,他就住在十五户巷,这里承载了他半生的岁月。放眼前路,人生好像很漫长,蓦然回首,才发觉人生很短暂。

“巷子这条街道,以前是一条河沟,河水从杨家大石桥穿引过来。当年,除了10多间房屋,这一片全是菜园。”陈大爷口中轻描淡写提及的“以前”“当年”,实则是30多年的岁月变迁。

可以想象,30多年前,正值壮年的他怀揣梦想,每天穿梭于小河沟旁,步伐定然像风一样轻快。岁月流转,菜园被推平,沟渠被回填,渐渐有了街巷的雏形。巷子虽不长,却容纳下了他大半人生。许多像陈大爷一样生活在这里的人,人生的许多时光就在这条巷子里悄然流逝。按时间推算,陈大爷刚住进十五户巷时,年纪和现在的我相仿。闲谈中我得知,陈大爷还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。

告别陈大爷,我转身离开。一阵风扑面而来,我不禁回想起第一次进昭通城时的情景。

“到了。”表哥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他不是说到昭通城了,而是说清官亭。小学五年级暑假,我第一次进城。当时,我在旧圃镇的表哥家小住。一天早饭后,表哥要送煤炭进城,问我要不要顺道去城里逛一逛。别说进城,哪怕只是坐牛车随便兜兜风,对我都极具吸引力。进城,是我那时最大的心愿。我高兴地坐上表哥的牛车,车子一路摇摇晃晃,嘎吱作响。可我的兴奋劲儿并没有维持多久,便在颠簸中沉沉睡去。

表哥将牛车停靠在街边,把牵牛的缰绳拴在树腰上,随后我们便四处闲逛。那个年代,偶尔驶过的汽车显得格外稀奇。

后来我才明白,表哥带我进城有两



十五户巷居民坐着闲聊。田朝艳 摄

十五户巷居民的休闲时光。田朝艳 摄